

香蕉船

後記

張系國

我從小就是個孤獨的孩子。小時候因為體型矮胖，又不擅運動，永遠是同學捉弄的對象。每天中午，我都要經歷一番難堪的考驗。那時候大家都帶便當上學，早上先將便當送到學校的廚房，由伙伙放在大蒸籠裏蒸熱，中午再由值日生領回來，發還給全班同學。每天中午，我都焦急的在教室門口等候值日生拿回竹籠，眼睜睜看着竹籠裏的便當一個一個被人取走。最後竹籠完全空了，往往卻沒有我的便當的踪影。這時我只有噙着眼淚，在教室裏到處搜尋我的便當。全班的同學便一面喫飯，一面愉快的欣賞我笨拙地到處尋找便當的姿態。他們每次都將便當藏在一個不同的地方。有時藏到缺席同學的桌子裏面，有時藏在黑板框架上面，有時竟藏在放置掃帚的清潔櫃裏。最精采的一次，他們把我的便當藏在國父遺像的玻璃鏡框後面，我根本拿不到。等到好不容易我從視聽教室借了高凳回來，鏡框後面的便當又不見了。我憤怒的在講台上走來走去，只聽到撲的一聲，藏在講桌底下木架上的便當，被我震動得掉了下來，飯菜撒了一地。全班的同學都快樂的哄笑了，只剩我一個人，滿臉通紅的站在講台上，又餓又氣，想哭又不願意哭，還必須做出無所謂的姿態。因為我知道，即使我大發脾氣，也找不出惡作劇的同學。即使我找出他，我也打不過他。他們都巴不得我不顧一切找人打

架。他們就更有樂子了，可以把我按在泥地上喫砂土，每個人上來捏一把，大家高聲唱着。

「胖子胖，打麻將！胖子胖，喫泥巴！」

等到老師快來的時候，他們就一哄而散。可是老師從來不相信我是被欺負的弱者。老師出現的時候，總是看到最後的一幕——我從地上爬起來，正拿砂土扔向別的同学，或是正在打最靠近我的一位同學。那時候，沒有人會還手。我的耳邊，却響起他們幸災樂禍的指控。

「老師，張系國又打人了。」

「老師，張系國把飯灑在講台上面。」

「老師，張系國去碰國父遺像。」

那天下午，我又會被喊到訓導處，靠着牆壁罰站。教師們經過我罰站的牆角時，總會過來摸摸我的腦袋。

「怎麼，張系國又打人了？還不趕快向人家陪不是？」

仍是幸災樂禍的語氣。他們對我的態度，和同學對我的態度，並沒有任何不同。我當然不接受這樣的憐憫。我倔強的反抗着，寧可罰站到放學，也絕不向人道歉。等到我終於被放出訓導室，一個人孤零零的走出校門時，在運動場上嬉戲的同學又會高聲喊着。

「莫興古！莫興古！」（沒有朋友！沒有朋友！）

沒有朋友的人。是的，從小我就習慣了孤獨，從小我就明白被岐視，被誤解的滋味。我厭恨上學。我害怕面對那些不懷好意的老師和同學。祇有在我自己的小天地裏，祇有當我面對書本的時候，我才感覺到自己像個人，我才能拾回自己的尊嚴。「塊肉餘生錄」我讀了一遍又一遍。我幻想着自己是大衛科波菲爾，從惡毒的繼父家出走，到處流浪。我幻想自己是「海狼」拉森，是生命最大的酵母，揮動着肌肉堅實的手臂，迫使那些欺負我的同伴大聲求

饒。我幻想自己是沙漠之狐隆美爾，站在戰車頂上，穿着筆挺的納粹軍裝，下令部屬朝埃及挺進。書本裏的英雄，既不會嫌我是個矮胖笨拙的小孩，也不會惡作劇的藏起我的便當。祇有在這幻想的小天地裏，我才感到安全舒適。

我所以會和寫作結下不解緣，和我不愉快的童年，大約不無關係。後來我讀過不少傳記故事，發現許多喜愛寫作的人，童年時代都有和我類似的遭遇。所以我的童年，除了對我自己有些意義外，並沒有什麼特出的地方。當然，每個人的童年時代，都會影響他成年後的性格。就我個人而言，我到現在還下意識的害怕與人交往，尤其害怕被人嘲弄。我寧可通過筆尖和人交往，也不願冒險和人直接面對面的剖開自己。只有在一個獨處的時候，我才感到完全舒適自在，不必害怕被人傷害。這個孤僻的脾氣，大約一輩子也改不過來了。

另外一個脾氣，也許比上述孤僻的個性要稍為可取一點。也許小時候被人捉弄得太多了，我最痛恨人欺負人。現在回想起來，我幼年的同伴對我大概並無真正的惡意。在他們或許只覺得捉弄一個行動笨拙的胖男孩很有趣，但是天知道他們給予我多大的傷害和痛苦。直到現在，我碰到一大堆人欺負一個沒有力量還手的人的時候，就不覺會和弱者認同在一起，忍不住要去反對，要去打抱不平。這個好管閒事的毛病，給我帶來許多麻煩。尤其是管閒事不幸牽涉到政治問題上面——偏偏現在萬事都脫離不了政治——麻煩就更大了。這些年我到處流浪，和我好管閒事的毛病，不能不說是互為因果的。我唯一真正的愛好就是寫作。如果我不能經常接觸我成長的這片土地，呼吸到自己國家的空氣，我知道我便喪失了我寫作力量的唯一泉源，我的存在亦完全沒有意義，多少年來，我夢寐所思的，便是那片土地。每時每刻，我每一個細胞部呼喚着要回去。但是我每次按捺不住，又多管一次閒事，別人對我的不諒解就更增加一分，我回到那片土地的機會也就更減少一分。這是我最大的矛盾與痛苦。我真

希望如杜斯陀也夫斯基那樣自問：我爲什麼不是一條蟲？如果我是一條蟲，至少還可以在祖國的泥土上遨遊，沒有了意識，也就管不了別人的閒事了。一個人竟爲自己的脾氣所害苦，我恐怕是一個極端的例子。

對我而言，沒有生活，沒有人的掙扎，就沒有小說。別人爲藝術而創作，是別人的事。他們是有福的，我不爲藝術而寫作。我只爲人而寫作。這個的集子裏作品，多半與人的掙扎有關。收在這集子裏的，有六篇屬於遊子魂組曲。遊子魂組曲並沒有寫完，遊子篇可以說剛好到「半場休息」的中點。其後的若干篇，照我原先的計劃，要比較「愉快」、「不淒慘」一些。但即使這六篇，也並非一片愁雲慘霧，至少我不那麼想。

謝謝靖獻兄的序。如果不是他一再催促，這個集子，大約不會這麼快問世的。

64年短篇小說選

(三版)

洪醒夫編

定價30元，函購九折，郵票通用，郵撥：一九二七四書評書目社